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六)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目录（六）

甘肃通志稿

卷一百十	人物二十八	释道		一
卷一百十一	金石一	石器 陶器 金器 石刻一		二七
卷一百十二	金石二	石刻二		八五
卷一百十三	金石三	造相 摩崖 瓦砖 壁画 古竹木简		一二五
卷一百十四	艺文一	经史子		一五九
卷一百十五	艺文二	集 方志 译经		一九三
卷一百十六	纪事一	上古 三代 秦汉 三国 晋		二三一
卷一百十七	纪事二	南北朝 隋唐		二五九
卷一百十八	纪事三	五代 宋		三〇五
卷一百十九	纪事四	元 明		三五九
卷一百二十	纪事五	清一		四〇五



卷一百二十一	纪事六	清二	四四七
卷一百二十二	纪事七	清三	四八七
卷一百二十三	纪事八	清四	五二三
卷一百二十四	纪事九	中华民国	五三五
卷一百二十五	纪事十	割据	五四五
卷一百二十六	变异	天变 地震 人异 物异	六〇五
卷一百二十七	杂记一	佚事	六四九
卷一百二十八	杂记二	考证	六八一
卷一百二十九	杂记三	拾遗	七二九
卷一百三十	杂记四	前志	七五九



甘肅通志稿

卷一百十

人物二十八 釋道

甘肅通志卷一百十

人物二十八 釋道

上古

廣成子昇仙記云混沌開闢有廣成子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終在崆峒之上修真養道黃帝往見之問以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而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黃帝再拜稽首今崆峒山有廣成子洞為神仙之奧宅人跡所罕到

西王母史漢云安忽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未嘗見而列子在史漢之前已云周穆王升崑崙之邱遂賓於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故晉太守馬岷以肅州西南山當之山海經又云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為王母使者傳書取食宴之流沙之境洵為仙靈窟宅神人往來棲息之鄉焉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與廣成子居崆峒山講修煉之術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嘗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矣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按史記留侯傳張良佐高祖成帝業後託為辟穀曰臣願從赤松子遊耳則知赤松必非神農時人且神農時亦無雨師之官或赤松為漢初隱士號赤松猶戰國鬼谷子之類初不

著其姓氏或當時本無是人特良託名以寄退隱之意俱未可知顧史遷此傳多涉荒幻若杞摘黃石商顏綺皓究莫明其始終若後世漢武外傳列仙傳等書所載西王母赤松子事安知非附會增衍其詞第前志相沿既久亦未敢遽斷以己意闕而不書也今仍之

周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闕闕令尹喜強之著書為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西至秦今秦州東關六十里有伯陽谷水經注云伯陽水出伯陽谷又東有伯陽城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當經此也羅華路史注亦曰伯陽谷老子所至云

漢

仇雖周時人居仇池為三十六洞天之一後仙去山亦名仇池盧真人秦州人號鐵馬大仙漢時與成紀今觀燈廣陵飛騰俄頃今主求觀有仙室遺跡又有皇甫真人者正甯人見列仙傳山園狄道人少好乘馬踏之折脚山中道士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園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暮年復去莫知所之見劉向列仙傳

魏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武初客三輔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中華中最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廢惡不復識人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貧寒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廢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肉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朶糒一升而止見魏志附注封衡字君達隴西東鄉人幼學道術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餘年後還鄉里如二十者當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輒探脈問竹管中與服之立應魏武帝召問養生大略衡曰減思慮節飲食著有養氣法衛生經數十卷

晉

事外國沙門坐高座為師誦經日萬言未惟純懿操行精苦是時晉武王世寺廟園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祿存意外獲者概然於懷志弘大遠達隨師至西域諸國外傳與語三十

六種書如之復皆通學貫綜詰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
齋梵經遂歸中夏自敦煌長安沿路傳譯為晉文所獲賢
叔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獲之
力也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
其水側俄頃而燥獲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報流水
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
感如此故夫適為之像贊云獲公登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
泉漱水邈矣獲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元致後立寺於長
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
宗事及晉惠西介閭中擾亂獲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遺疾
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
賢以獲匹山巨源云

雷王保字安國秦州人母高氏夢吞金像孕十二月而生幼即
敏慧貫徹經史咸康元年舉孝廉仕居耀襄瀛等州刺史諸路
轉運採訪使太常卿至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辭官入道
修行於西和白石鎮西峯之青巖洞元興三年三月道成上昇
郡人思其德行立祠祀之祈賜雨有驗號其山曰雷王山歷代
累封齊天聖烈顯靈蓋國大帝宋咸寧四年江陵府奏進討叛
蠻遣使詣西州雷王山禱神求助戰之日見有神人率天兵
過陣大顯靈迹請加封表功禮部行下太常寺勅加齊天顯聖

崇靈廣福乾元宣烈蓋國大帝封號今雷王山廟有碑記其事
而後裔顯於秦州宋以來冠帶不絕也據州城雷氏家譜所載
晉代勅牒之文略為打
正然唐任官名多非晉世
所有蓋亦傳聞多舛云

前秦

竺佛念涼州人弱冠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敏之譽
諷習眾經粗涉外典其蒼雅詰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
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符氏建元中僧伽
跋澄雲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政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
眾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為晉言質朗疑義音字方明至
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雲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
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數析研數二載乃竟二含之顯
念宣譯之功也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眾咸共嘉焉

後秦

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慈脂居山岩
穴習禪後有小疾乃告人曰我死矣明日合掌而卒
曇猷或云法猷敦煌行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右太元中有妖
星見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讓災猷乃祈誠異
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攝勞法師是夕星退太和
末卒於天台石室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不朽
賢獲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典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

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
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然因而埋
之塔下

一單道開教隍人常衣粗褐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恆服細石子一
吞數枚好山居石亭龍時從西平來秦州一日行七百里其一
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自秦州表送到鄯善龍令佛圖澄與語
不能屈

北涼

摩何俗姓劉棲雲莊山山腰有石洞僻處莫即其佳錫處也
北涼時西遊至湟泉歿而荼毗骨化為珠血化為丹

曇無讖北涼沮渠世於姑臧譯大方等集經三十卷同時慧嵩
亦與無讖譯大般若涅槃經四十卷

後涼

鳩摩羅什天竺人呂光平龜茲勸之東歸譯經論凡三百餘
卷後呂纂嘗與羅什奕羅什子受殺纂戲曰斫胡奴頭羅什曰
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嗣纂荒於後被番示太守呂超因纂
醉以劍刺之洞胸死蓋起小字名胡奴也

南涼

曇霍禿髮得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波若眼
奉之可得通或遺之衣服受而投之河後日以遇其主衣無所

行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或藏其杖曇霍執
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服其神異莫能測也

南涼

卑質雲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
方直純素為名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
涉履流沙登踰雪嶺還居于闐天竺諸國備觀靈異雲在外域
聽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
默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為秦僧所擠雲亦奔散會虛
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眾僧以雲志力堅
猛弘道絕域莫不欽禱諮問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
所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眾咸信服初闍中沙門竺佛念善於
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眾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
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
遂遁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
教誘多有改悟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
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八歲出家便能長齋及受具戒執操彌
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闍西涼州有元高法師
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
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資業於慧徹
依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

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詣惠法戒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臥疾少時問侍者曰日限中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而從化春秋八十矣

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遂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馮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歎隨之數聽溫講遠邵問溫如何歎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可易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謂溫曰法師儻能遜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為都邑僧主溫後累當請任稟^四味之賓煥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為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年六十有九

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乃身負土種植松柏植於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闕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開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東返姑蘇又適上虞徐山學徒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欽宋世祖藉其風素初出京師

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眾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雲元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

道猛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騶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為獨部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於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宋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太始初帝創寺於建陽門外勅猛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通籍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日寺為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曰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囊齊至猛神韻無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使四人白簿吏二十八車及步舉各一乘乘舉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於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

道法姓曹敦煌人棄家入遁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璽之請為典制香積二寺主訓眾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半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生絕牀貌如恒日

法顯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顯服膺已後學無再請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帝南下改治此寺以顯學業兼明教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聞排席及齊高即位復教為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顯以從來施造經像及約藏鎮於長干建元四年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並羯磨等

元場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本家本名慧智後遇元高顯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元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惟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上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出冀南轉將孟津惟手把一束楊枝一梳慈葉虜騎追逐將及乃以楊枝擊沙沙起矢聞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忽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慈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於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史多所賅涉至於世技離能罕不畢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誦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為學者之宗宋文帝請為太子師再三周讓弟

子謂之用法師方欲弘通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處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建魏荆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解旨婉切迄宋季年飛舟遠舉乃適成都初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焉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都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齊建元初始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時傅同而鎮成都欽暢風執待以師禮暢立寺後瑛即吳以表聞教歸百戶以充繕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南吐谷渾主遠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立司徒文宣王啟自江陵旋於京師文惠太子又遣徵迎既敕命重疊解不獲免於是汎州東下中途遇疾至京而卒春秋六十有九葬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襲文超群姓張敦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於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瞻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後還都止定林上寺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歛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莞劉昭製文

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入元微口辨天逸通疑擇滯無所間然每誦法華十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之明帝立起湘宮寺請充為綱領於是移居焉以齊永明中辛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答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幼而崇禮負囊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羣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大明之初在所資給發達下京止聖晨寺謝琰相續累服成羣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乃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為得不如比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佳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眾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翼然不覺與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閩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提塵尾以來四十

餘年東西謝說謬重一時其餘一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乃為之發病既病衰末命加後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實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也若此論已成遂復中窺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津筏之魁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齋以送西使處處弘通也此小亦幸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顒周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丈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解遂高昌齊永明五年辛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法瑗姓年隴西人辛毗之後幼而閑達個懷殊奪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惠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網總末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解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都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遂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乃敕下都使重申頓悟之旨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

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尋廬於方山注勝爰及微密持經論
議之際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
維奇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詠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
明帝造相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遠英僧救請瑗充當法主帝乃
降譯法苑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入請移居
靈根太尉王儉門無雜交惟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
年卒春秋八十一矣

南朝梁

保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七歲出家長修禪業止江東道林寺
出入鍾山往來都邑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年已五六十矣齊宋
之交稍顯靈迹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爭赴所居踴躍齊武帝
忿其威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捕在獄
中其夜語獄吏門外有兩與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
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啟武帝乃迎入華
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俄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
繼薨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所
衣寒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北門而頭血流門
限高梁武帝即位下詔誌公神遊冥寂勿禁出入嘗與白鶴通
人爭得游山麓武帝以二人俱靈通各以物識其地已而鶴飛
至麓忽聞空中錫聲遂止他所而錫卓於山麓皇子生誌曰冤

家亦生矣後知與侯景同日生誌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袖
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譏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忽
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累代
加號通休真覺禪師

（案張固常果蘭志云寶誌史稱不知何許人甘肅通志作金
城狄道人考魏書地形志宋齊二書州郡志金城郡俱不領
狄道通志似誤神僧傳以寶志為金城人今從之據此當以
皋蘭志為是

北周

無名僧武帝天和二年敕為夏州三藏寺欲官之冢宰宇文護
以書勉之答以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此本志也安能憤憤久住
閻浮地乎因著寶人銘曰法界中有如意寶人焉緘其身銘其
膺曰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
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為愚蔽

慧遠姓李氏敦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幼喪父與叔同居偏
蒙提誘示以仁孝年十三解叔住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
陰沙門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東所宗仰指遠云汝
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今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乎
策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師是元隱年

十六師乃令隨閣禁港律師住鄴大小經論割皆博涉隨轉妙
深隱特家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為道本久之負笈之徒相誼在
道乃揭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為眾各出金帛為之興會
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共榮之承光二年春周氏尅齊
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廢立義云
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
化剏令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
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大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圓
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思惠愚民嚮信傾竭珍財廣
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
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豈容到還邇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
大德謂理何如於是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為王
力決緣不從僉各默然下教類准答詔都無敢應遠乃出眾答
曰陛下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日生靈賴經
聞佛籍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
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眾生何故不知虛空
真佛若不籍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
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皆無
答遠又曰若以形象無情事之無福故獨廢者國家七廟之像
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跪適復言乃遠經外

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
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
亦廢應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為非獨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
考不尊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
同廢獨何治國帝曰魯國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
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晉同遵一化
則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闕浮四海之
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
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通以顯父母母即是孝
行何必還家方名為孝帝曰父母恩重支資色養棄親向疎未
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赦之乃使帝
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令其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
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造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
來拈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不答遠抗聲曰陛下今
恃王力意在破滅三寶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
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解地獄
諸苦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斯時
齊國初珍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上統衍法師等執遠
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
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

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為大恨法實不減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於汲郡西山勤通無倦三年中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既而接谷欽禪誦無歇理窟更深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而長諱少林隋開皇後下勅授洛陽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五年為澤州刺史于金公請赴本鄉七年春往定州途中上黨留連夏諱遂闕

壽皇書使詣西京時勅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建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國家上大悅勅住興善寺勞問甚至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實繁雖有揚化終為事約乃適天門之南街之右東西街要遊聽不疲周置寺焉名為淨影常居講說弘叙元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極盛一時遠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几圍十三幅裙可為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允愜羣望開皇十二年卒於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帝為之罷朝歎息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故勅帝心淨影至澤州本寺詔皆勒碑薛通銜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鐫之時號為三絕

法安姓彭安定鵠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龍精舍慕禪為業粗食敝衣卒於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

挫陋言笑輕舉到不為通日到門首喻道不去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齋從隨及駕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間何力也答王力也乃從王入磧達於泥海中應遭災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大業初帝眷甚隆威權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辨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通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入於東都為立實揚道場唯安一眾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為異

靜元姓趙氏天水人也七歲任郡學生隋初習道術呼吸沆瀣吐納陰沉後乃捨去為僧澄練一心專宗經部頻登法匠縹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摩騰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流移將欲結其類綱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教賜拔登下河石頌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遠召宗師元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縱遠論體舒敬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聚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清義侶則道朗擅其名沿歷至今爾其接軫由北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崩鬱興禪定遂應詔住高常轉梵輪弘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元生平言

論慈悲為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
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鳩聚遺身構茲碑塔於終南龍池
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為文

伏生字大寶姓王氏天水人隋初棄家為僧修行白鹿山超悟
禪宗法行卓絕卒時口留詩偈跣跡而逝大業六年僧眾為立
碑山側（刻）同治中土人掘地得之文曰惠性肅肅神量鉅鉅
藏心靜地愛道留詩知命遺神林呈異瑞云云

靈幹俗姓李秋道人西京大禪定道場釋志節恭勤

唐

僧加大師西域人姓何唐龍朔初遊方至泗州臨淮縣建寺頗
示神異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來尊為國師頂上有一穴以絮
窒之夜則去絮香從穴中出非常芬馥及晚香還頂中仍以絮
窒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時京邑無雨師將瓶
水汎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為
晉光王寺御筆親書至四年三月二日端坐而終

張果嘗修真於兩當縣之登真洞土人傳為果老仙蹤明皇雖
錄云果來白駒日行數萬里夜即疊之置於巾箱中乃紙也乘
則以水噀之復成駒世傳數百（載）其貌如五六十者元宗遣徐
嶠以璽書邀之肩輿入宮詔以公主降先生果笑不奉詔還山
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元）未幾卒帝為立（碑）霞觀有果老

五星命理傳於世

伍符唐時人也雲遊崆峒三年一日嶺上遇白兔老人膝行叩
首問何以至此老人曰小子可教明日早來與語符未明跪待
老人果至引之洞中授以神枕法夜則據之每日止飲泉水三
碗伏氣丹田不食五穀蔬菜之類曰吾今三百餘歲矣日行五
百里符隨侍洞中亦絕烟火後登仙俱去

殷道荃不知何許人亦不測其年壽行遊天下無常名自稱七
七賣藥涇州時病疫甚多得藥即愈驚為神所酬錢輒施於人
周寶先於長安識之尋為涇州節度使之禮重

佛光道悟姓龐氏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
聽數日不食乃許之後二年自臨洮歸灣子店夜夢梵僧喚覺
聞馬嘶豁然大悟擲遊諸方鄉人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
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間海何不擇法
嗣亦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至夜聞空中有言曰接
郭相公黎明海呼僧令持香花接我聞西弟子既至一言相契
結付衣鉢所住寺乃唐郭子儀建或以師前身為汾陽王云泰
和五年結廬於臨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一日早盥漱畢呼侍
者曰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卧遊方丈有五色雲
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年五十有五

沙門通昭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

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

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唐元宗於正月望夜促命召來觀影燈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為亞此上曰師嘗遊手法善曰適自彼來使家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於是今上開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開目距踴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覽觀既視燈燭連亙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開目與法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善至兩涼州將缺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兩涼州固求如意以還法善

雷牛成紀人煉丹於長道縣之南山明皇時宮中有疾召至長安所治皆愈封雷王今山藹白尚存有古槐一株痕出似酒飲之去病人謂雷峯仙酒

釋贊上人精內典善詩辭在長安時與杜甫相契後住錫成縣東大雲寺天寶之亂甫從兵馬中來寓峽口時與往還賦詩寄贈甚多有句云贊公湯沐徒心靜迹自清又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湛上人名法冲成紀人幼而秀異祝髮入石門山修業時初私度者死於是僧多避澤陽山避難冲憫其飢詣州宰曰如有死

事冲身當之但施道親終獲福佑守宰嘉其烈乃濟之山有虎冲詣告曰今窮谷相投可見容否虎皆遁去

晉道人慶陽羣牧所軍採藥賀蘭山陰遇神人授學久之悟出言成文唱詠有佳趣修復普照寺人從牖窺見護法泥神起立聽道人計畫明日緣事應答如響工竣辭官民告去異日坐化有人從數百里來見道人南去相與立語莫知其終

秦山人名系初避亂居南安號南安居士後遷於通渭縣東五里石峯山穴居修煉日採藥自給著老子經其山峯出秀拔下有石洞洞前有獨木橋人跡罕到系獨飄然已往遂其間時人目為^秦神仙因名其山曰神仙嶺

薩真人唐時人焚修岷山上著有仙跡羽化昇於廟前縣令王鳴珂修墓立石

不

癩僧者不知何許人引一黑犬來依長道縣柏林寺僧每日捨齋僧必牽犬就食食已即於近寺大石上褥草以宿其犬一詠癩痕瘡即剝落久遂脫淨無何僧犬俱死眾瘞之寺後其所宿石夜輒有光且聞音樂聲取屍焚之火上盡成霞彩且有五色蝴蝶飛遶俄而爆聲如雷現一玉佛黑玉犬繫其肘後因供奉寺中自後近寺居民多夢癩僧入室既覺猶有五色蝴蝶遶室中邑人以為神紹聖元年因建七僧浮屠以祈福疾疫水旱

隨禱輒應共稱為廣福佛後汴京大旱詔取玉像至京祈禱即雨更造玉像奉於寺封僧為真淨大師

僧佛歟天水郡人也七歲剃度為僧發明心性之旨著有心經直解溪山吟四卷今西甯城南街印心寺即其卓錫處

秦州民趙抱一帝收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奪盜歡聚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石下之具言其故自是不喜熟食凡大化者未嘗啗口茹甘菊柏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祥符中至京師猶升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乙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西朱有涇州人少竄名伍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秦軍征之軍次資中郡有往來醮壇山試仙臺俄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有取食之即脹渴求飲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止覺心爽神清有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似脫仙符而去

秦志通李志亨俱金縣人自幼聰敏能讀書即知慕道兩人各相規勉元宗內外二典無不精研得遇太虛真人授以金液大丹五行生剋七返九還之道遂專心烹煉數足功完於政和二

年白日拔宅昇天今興龍山乃遊覽處清虛觀其故里也徐神翁鎮原人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今山後有神翁洞帝遺詩數首後宋南渡翁口占絕句送高宗卒如其言

元

喬真人郭真人俱雪山鳳林人同遇呂仙示以神仙之道修煉之方排五色石以象五行後期年復遇仍各賜大棗令食之遺為免海蟾四字了然頓悟能見吉凶知禍福後昇化於甯州玉泉觀元初州人王志貴撰有碑記

黃居士元時人家巨富好道棄家入空峒不與人交接一日感純陽真人得修道口訣持煉子飲月華午餐日精後蟬脫而化惠印徽州人姓張幼出家通經律元文宗召至京師授榮祿大夫司徒銀印賜號正惠國師北禪寺有碑記其事

合尊僧即宋少帝降元後封瀛國公尚公主避禍請為僧居甘州山寺卒免于難有子安惟帖睦爾後立為元順帝詳見軼事劉道通不知何許人居徽州金蓮洞大德元帥田守璋薦之賜號清淨真人

樂里吉察思揭兀西域番僧也元安西王於平涼空峒山建寶慶寺設道場延師持修佛事師學識洞徹沈幾先物由西土入帝庭拱揖雍容為一代人天師當時比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云澄陽真人姓何氏抱罕人生有仙風道骨弱齡即慕道一日及